



七先生尺牘序



尺牘者古辭命之遺也暢述理
道宣達情曲通導彼我感孚神
人則此物貴矣古人云隔千里
如面譚又云一紙書賢於十部
治事良有以也我朝

祖德鴻遠

別聖丕承氣運人文跨越前代
英雄草昧則何李崛起靈秀昌
熾則七子代興于鱗高親於厯
下二美朗映於吳昌子相跋扈
於廣陵明卿飛揚於荆楚子與

特立於若水伯玉獨步於新都
在天上則如七星輝煌各不相
掩在人間則如七雄犄角各不
相下前薄達安滕以古色後厭
竹林讓其文采洵天壤之希有
文章之極盛也種之制作益臻

大雅摺棟尺牘六稱擅場求之
古人庶幾晉魏以上唐宗而下
了不足觀矣新安項生謀合刻
七子尺牘屬不佞寓目寫而并
問序不佞謂項生曰美哉生之
刻也夫孤峰片石亦自楚之

羣山纍々爭竒獻秀則為山之
大觀幽溪寒澗非不冷然眾派
合流相宗赴壑則為水之大觀
以七子尺牘彙在一處是山之
終南太行水之四溟香海也或
謂七子全集不具在乎余曰散

在合集則雖徧覽彙在一處則
易檢閱且披沙揀金伐薪取桂
所利益都人士匪尠也余友王
百谷有俊才所著謀野集如春
山翡翠秋水芙蓉家寶人愛此
集出竊怨王君之憾為七子所

奪余其老過百谷姪婦津耶道
人不及與厯下對壘而吳郡新
都爾汝形神者幾二十年頃生
既不能增七子而八而猶然以
是見屬知道人之無妬心也雖
然道人既削名鹿苑則何復用

爭雄鷄壇將續蓮社十八賢而
九則不必增七子而八矣

安羅道人屠隆筆



叙七子尺牘

原夫尺牘之為道叙情最真而
致用甚博本無師匠營自心神
侈不費飾片辭可寶意不涉泛
千言足述要以伸彼我之懷窮
離合之趣如斯而已書契已來

作者寔煩長篇短章蘊在羣典
本朝西蜀楊用脩氏初緝清裁
近婁江王元美先生復增篇帙
編摩迄于近代搜羅并及時妙
以故歷下舊陵多有錄焉參苓
與牛溲並用絲麻將菅蒯蕪收

可謂尺牘之麟閣文家之鄧林
已先生為本朝文匠著述甚富
前有四部後有續篇尺牘之作
十居其一如彼積玉無非夜光
先生壯時盛推歷下宗吳徐梁
共執牛耳茂秦布衣之傑亦稱

附庸是為中興七子縱橫幾何
死亡略盡僅存明鄉歸矣靈光
晚交新都儼然敵國奉常彬々
無媿二難則七子益二宜稱九
子梁謝被斥尤恐未甘蓋于不
錄他文卑傳尺牘則亦廣先生

之遺意云爾雖然作者故難選
者尤難先生之廣清裁或芟長
篇為短策或漏佳語于逸乘割
裂為多遺挂不少近宛陵梅禹
金緝書記洞詮視先生原書不
啻三陪且不錄唐以下則編纂

之役先生尤難之况不逮先生
者耶余嘗欲裒集本朝詩茗文
嚴遴之彙為一編罔羅既煩銜
鑿未確坐虛日月尚在躊躕今
項子伯達斯集之成何其速也
其賢乎哉西燕殺青既竟問序

于余敬撰斯言以告覽者

明萬曆癸卯春仲自故里還武
林舟過詔溪真實居士馮夢禎

撰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一

王鳳洲先生前集

與李干麟

九首

徐子與

四首

與汪伯玉

三首

宗子相

四首

余德甫

張肖甫

二首

李伯承

三鳳洲目錄卷一
梁公實

王明輔

吳明卿

七首

張助甫

三首

許殿卿

黎惟敬

用晦

二首

石拱辰

歐陽伯

二首

與張羽王

袁魯望

二首

周叔夜

楊祠部

上太師徐公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上御史大夫南克王公

吳中丞

大司冠長興顧公

上馮少宰

蔡中丞

何叅政

與楊仲芳

趙中丞良弼

羅虞臣

陸浚明先生

荅徐以言

吳叅議

董侍郎

袁抑之

劉子成

復戚都督

荅武岡王

荅西亭中尉

朱客部子价丈

荅徐汝厚

荅陳玉叔

二首

與陳戶部驄伯

樊侍御

俞仲蔚

四首

盧次楨

黃淳父

謝茂秦

荅王貢士文祿

沈茂才

與王百谷

吳子克

王舜華

袁履善

顧季狂

二首

沈嘉則

張幼于

方生

楊應尾

荅李駒

程子虛

吳瑞毅

國朝七名公尺牘目錄卷之一

文斐堂梓

國朝七名公尺牘卷之一

長字系
振錄西
諸子也
本

東海屠 隆緯真輯

江東張文頰維光校

與李于鱗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亡恠也足下所譏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人播此蓋逐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

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
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
大罵獻吉云獻吉何能爲太史公少陵氏爲渠剽掠
盡一盜俠耳僕恚甚乃又咲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
藻偉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盜太
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
知也僕甚恠公實持吾輩五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
適自辱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
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甚指淺也藏之

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爲
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
之間凡四五屐 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載
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于鱗于鱗僅吾
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
小也幸勉旃自愛毋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乞使星
散颺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予懷伯承計
已到規之勿令入宅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
一二請正

又

春來訊牒日有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造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弄之耳政何關柄人也不能五日不會徐生順甫從旁更我高山之感差不令斷弦也太夫人板輿周郡中園耶小娃摘紫房挂頰鯉爲壽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昨縷縷爲陳語足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謂考丞倅語多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腰間傲骨耳此輩既無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願足下

留意也間微詞及足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海內塵俗士方聚訾我輩厭薄吏治以爲無益時理亂毋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招提戀戀殆難爲去哉覺懽然而神飛也東趨檀二尊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聞邢州大夫輒愴悅自失身不能折而兩嚮者視足下影則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俠地

突騎精銳聞天下乃今稱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
淳細蔚然桑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
一命駕焉忘二三君子之不在側爲語觸舌而止因
大悲呼濁醪澆之矣足下知事近變耶明卿坐儼薄
謫愈益沾沾自喜徐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
耳浮議藉藉以足下與僕渠魁焉竟無奈我輩何也
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
幸甚早發善飯自愛

又

從上谷還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
賜家君書謂余卽不敢以諸侯庭實待于鱗破例受
之矣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
長借客蹤跡竟疑人卽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一
字一味矣城西子相出宿泫然而別吾誇之太行遊
皮色飛也今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請邢于鱗先
期爲我檄諸令以牘來傳卽之邢明日可就讞畢急
欲拜太夫人前爲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雛可憐
彼所遊地暴骨矣吾甚危之

又

洛魏風物非下覺邢州自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爲驩
令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
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鏗鏗樊侍御信來邊地
羽檄旁午夜寐不着枕促奴鼎問信老親矣二生慕
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玉女群峯窈
窕在目蓮花芬襲人也毋論足下詩卽記自應邵漢

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
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偕食頃而返不
復吐一語蓋有待也知足下竟未東身挾尺屨寸脯
信宿耳足下書盛欲歸云請之兩臺不可則欲自投
劾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鼻息間安能
與足下出處雖然竊謂足下非計也大夫人尚壯而
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爲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束胡
遽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請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
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爲郡

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凌汝成者雅亦相推轂可念間飯時思子與手板子相狀不覺失咲錯飯耳造化窘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酒亦畧見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那能佳也

又

春杪司吏歸自汴忽拜所械贈僕文及一詩不佞倪如趙母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盡芬矣始不佞業已上書卽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爲盜憎併書失之委頓返徐相公聞而沾沾喜

且咲我曰天意也書卽上如太宰何會逾期又狼狽抵任中丞公憐而不以吏事見困然安能飽飯逐逐轅門且轉徙若雪間矣自癸亥來碧浪浮玉凡三我迂而最後以冠蓋辱之忽忽殊自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舴艋徑歸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湖今年春霜甚楊梅樹若髡而棹西湖輒大風雨豈其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飢飢夷門塵中當轉媮快耳足下未遷僕且投轄子與啖虛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奉五

寸管禦魑魅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伯
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瑯琊一片石矣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終虐君子招提之訪竟
不能待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倘回光下燭頰遂伏
之請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墻東尚得托跡鱗羽
揚挖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
鱗與言至此腸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比與之微非
夸父可逐裁篇味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

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鬱淳安
爲留之胸腹間作磊塊耶其不佳固耳玉玦一瓦硯
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訣訣也硯見也既以爲訣終
願相見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咲僕自沒於戚大將軍謂將
軍僅能喉間喀喀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
將非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
多益善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

王鳳洲尺牘卷一
馬鳴悠悠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
項王各以十萬確闔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
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覩此意恐
不竟許也

徐子與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缺望白下
之行可更上否見邸報子相遂拂衣其爲人果銳必
達僕甚畏之然令于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群鴟亂
鳴奪食不滿鷄雛咲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子

此段業債酬接還往都無意味曩謂京塵粒漫汚人
鄉里小兒作惡更劇宇宙之內何可着眼欲尋一片
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
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自足下入閩後濶焉不聞問僅家人從燕中來者見
足下人具起居之畧以此少慰耳閩比苦倭寇足下
郡雖小遠政不騷動耶于鱗拂衣歸矣人言阿龍超
阿龍故自超也世貞以家君方履虎尾不敢遂及此

令箕山之人瞥見吾面皮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吐
思益竒但欲作送徐汀州詩輒爲它事所間不復成
語竟不知何祥也足下朝覲時吾遣人至相約可繇
德州取陸道抵泰安吾與于鱗候足下梁父旁因迎
至青州爲十日飲人生有幾毋更虛也別詩一章聊
以當鼓掌之資

又

初得足下書云小腹作痛不得行意甚憂之欲走一
介問訊未果而使者再至矣啟械悉疾狀令人駭愕

足下不貲之軀上奉太夫人下未有郎君奈何輕信
人言服金石乃爾今雖已愈尤宜自保愛吾與足下
旣無奈世人何獨闢此身在耳六詩俱入妙境乃是
病令苴滓盡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爲濁
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巨筍芳蘭朱
魚皆山房妙品一一領訖足下委頓後勤拳故人若
此何以爲報承許上巳後枉駕兒稚輩欣然擁篲日
候問約之不止真可謂通家矣寒舍傍誅茅構一小
園取騷語名之曰離賚仲蔚爲古體一章諸君亦有

和者足下不可無作張氏新刻附覽近與一二僧往
返甚精禪那多覽佛書法門中龍象也至亦須一見
箸老無恙不向寄詩去何以寂寂餘不具

又

歲杪遇于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能蕞二家
之勝者其足下乎霄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
復善貧山田稅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
云爲客作嶺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
苦乃爾讀所送邑令文絕濃冷董狐筆似不如是以

子與才欲爲吾黨作國老其無奈薑桂不相入何于
鱗惘惘業微悔其行僕謂于鱗舒卷甚合古第以龍
性不易馴耳不知龍故善屈也舍弟不免遂北少答
諸公推轂意太湖三萬頃僕一人饒領之不以累二
三子也政恐造物來妬人耳新歲七箸稍進精神勁
挺而時復有憂生之戚不審所以助甫書咲吳生翻
婁遇鍛不知其鍛殆甚昔人有言壯宦不止車生耳
鄙以邴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不如柴桑君一決也
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湖僕許以秋仲恐

足下茲時褰帷大國矣向托族兄金吾勅碑陰記易
期者數能終熱然乎寄于鱗四章附覽

與汪伯玉

人不可以無勢公乃能屈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北面耳

又

宗人王司理者書來云每謁公輒娓娓口僕不置僕
無味於姓名久矣乃獨忍公齒頰間公故長者得無
爲曹丘累乎僕自獻歲來入有俯仰出困酬應爲兒

童項領所窘不可言日者見托戚將軍紀效新書序
從夢囈時得之不能佳聊以寒責公自文章家韓白
戚亦兵事中班楊僕所偕慕幸不已諾耳有一佳士
欲貢置左右四明沈子明臣與諸生有聲尋厭之頗
能作先秦兩漢家語長歌短章酒所慨慷十紙立盡
而又任俠慕說古烈士大欲見李于鱗及公與僕耳
僕戲謂見于鱗不立槁於太山松栢間乎盍走閩見
汪公向者吳生道公禮遇狀至欲泣然吳生自感恩
此子似急知已矣見自了之向辱損文羽僕布素之

三原沈氏卷一
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筐篚惟饒口難屬厭耳一
咲

又

閩事棘國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方略定
閩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廟計差定耳公所謂
獨孤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
萬益上第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
一棹從公爲綠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謁
齊雲登黃山而歸大媮快念老母不能遠出行復自

咲造物者當忌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
見一友人云公能轟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
載始得公文又十載始得公酒可爲晚合然至於命
樽壘呼盧握槊分籌闔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更益
怙悵耳沈生自是湖海氣有足當尊意者吳郎妬除
目躑躅武夷建溪間竟不知作何狀也彼驟失公如
奪乳兒恐難自生活矣公又拮据兵事歸奉年伯老
先生顏色當益驩第聞百口多負責公又番棠得無
虞共養耶二詩欲抒鄙素遂畧忌諱外具真野人之

敬希鑒入爲荷

宗子相

書來念我殊至唯有揮淚耳酒間見荅一章慷慨高
味清霜晝飛卽僕不死而二三君子健飲無恙天地
未大窮也訊牘計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盧龍踽踽
無足談者吾以漆園擬吳生以湘纍視足下以腐令
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上下耳不能爵爵又
作使者態也長安諸貴人橫弄風雨卽盡逐我輩相
苦耶苦我輩者如人之苦飛鳥鍛而絲束之無奈耳

逐之廣莫之墟乃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又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
中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驕行者亡論萬鎰
伐鼓揚舲柳色蕪葭中網鮮傾醇其樂何限第念豪
傑海內能幾半載之內去者茂秦公實併僕爲三子
與復有分司之章于鱗倘遂褰帷之請足下能不落
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足
下幸自愛勿遂爲世網困也僕之一身麤可自了唯

坐家君羈旅之跡見拔 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
巢卵私憂誠所不醒耳卷素污訖附上幸麾置之

又

潞河揮涕作別足下書竟不知何語昇行冰雪中皮
面剝裂殆如多年木居士以立春日抵省柘捲腰脊
苦痛不可道蓋未及謁撫臺而募兵之檄下矣三千
卒不難致調發無已爲之奈何青州大盜俠處處皆
是探丸殺吏以爲酒杯間作劇見兵無一可用者積
隳之後所謂馬如殺羊矛如鑊錐耳而以雄聞天下

豈不羞哉礦脉已微細官所負徒工價甚多賄賂胥
諛矣而側聞內意未已當事者遂不聽與人之誦乎
僕夜雖寤寐間猶號號且竭區區圖之不濟數也生
死人間小事恨不得開卷不分足下諸君跋扈過濟
南升于鱗堂因以謁太夫人于鱗徑携蔡去無賴哉
明卿消息若何嚮者吾悲之乃不知世貞更大苦海
也如念吳峻伯者可戒之令勿出

又

走萬里使裹半歲糧相訪故人意乃爾第械題以七

月發兩改火矣則所爲君處南海不佞處北海風馬
牛之不相及也古七言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不止也
吾黨信難爲遠哉足下滯閩卽閩多寇警矣迺欲以
萬戶侯遺足下乘長風破巨浪劔客翼前技擊衝後
視被髮燕市中時勝不也所喻曾參軍者尚未至母
多募齊兵徒自苦耳不佞甚熟之稍一二豪俠不易
出爲縣官用出卽探丸殺人發塚亡命名挂獄吏牘
者計以僥倖自贖勝來受事不勝輒鳥獸散日者乍
浦之役君子六千人一夜無跡且所至好剽略陸博
跼履鳴琴未便以軍法治也江淮間不借閩兵乎閩
又胡以乏告借他兵爲也足下書決然挂冠不佞一
詩庶幾有味其言世貞幸漏黜籍獨明卿再貶不知
所坐是不欲此子在人間耳明卿哉明卿哉干鱗杜
門如昨徐大夫憂歸矣吾二人苦海中兩葉舟何所
問途後會未期努力強飯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輒得疢瘡疾幾死久之昨春
有天子詔匍匐與家弟北上留滯國門之外至秋

始得從昭雪追唯疇曩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
下手教滿紙及拜雅贖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
讀且賞歲杪與于鱗談足下詩視燕中時隔一大劫
知萋菲之輩助足下不少矣聞復爲寇憎且有祝融
之變造物者何意幸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踪跡
誤玷山公啟事中然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
蠹魚此饗何似食大官膳單舫雙屐放浪湖山間何
似車塵馬足且暮躡屐慈闈問顏色何似候光範門
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時自超勝與足下倡和

良佳然渠一辦香竟落何所須足下爲拈破徐氏人
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奈何扇頭詩亦出草次
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爲良醫政恐仕宦不止執
虎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餘不悉

張肖甫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况許以旬間過我小祇園也泉
石卉木至鷗夷赫蹠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
放幾欲槌碎黃鶴華髮漸看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
相見無復宅僅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

見奉要意第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
卿遠相存吊故誼不落莫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
又其鄉人何無狀乃爾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
鱗集序當如命第恐遇識者謂不如牀頭捉刀人乃
真英雄也一笑一笑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
見大巫唯于鱗亦中之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運
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

走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疏因發都下書得
百函卽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談蜀道難
吐舌乃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巒巒若作眉間色以
望日早發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
透底怪石競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昇人右鬻趾水
卽左擔時縹緲似雲際忽降若墮深谷吾以爲劍閣
灑瀕之險不過如是耳顧從者而唾何獨畏訊張使
君次日關戟延見吏民頗檢積牘報諸鎮書更不能
一念實足下遂以又次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具

別紙足下日奉太君卽無意人間世世固不能無意
足下也鄭城如斗大千峯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
間亦一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聲啞齒豁不堪吟嘯又
鮮適與爲酒人者當復尋博士行逕耳獻歲便五十
後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扇及它機杼之
餘可以佐太君晨旨者惟財納爲幸

李伯承

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粟一麋待我就
刺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別矣謝茂秦盧次

梗謁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其當遂東汎河取道益
津也京師中態日益甚嫫母魍魎足下於何處戲蛾
眉耶見須敝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千餘首昔人所
謂仰面看屋梁冷淡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梁公實

昨足下行未幾僕遂銜命出問途中人足下動止歷
歷恨莫及耳抵家苦應酬久稍稍醺方築一室未度
置圖史海寇猝發倉皇避兵吳中吳中世情太不減
京邑且更北耳干鱗書來言賢弟復得雋大喜足下

眠更穩番禺饒山水璇房葺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
游從甚樂也第丹砂未易化石髓難識亦有不死術
足下知之耶廣陵遇吳明卿爲我停數日過從倡和
致極不俗同舟梁生落落別可人意小比當得面子
相風塵中不意有此段事于鱗出守以貧故不能具
太夫人饘粥故聞謁臺使者邸中長揖徑上莫能詰
也故是吾輩作用增城香山二公會否其守論云何
知必無鉤絡足下強飯自愛後晤未涯勗之而已

王明輔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度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
陵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又輒去唯
公有以復起之世貞故是丘壑中物昨爲遺物者所
強已不免深源會稽王之歎今段事勢至此豈可更
流酒濡首二月初卽上書乞休無何老母忽感脾疾
幾遂委頓幸在扶持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
世事矣承公惓惓慰存唯有感歎公此遷倘在江浙
尚能扁舟出迂於棠陰下也偃曝無事戲題雜回十
二絕念欲得佳筭感之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絕歌之不覺泫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來
哉已又自慶生平脫踈多口語與世左道何幸辱諸
君愛發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
僕南矣所見風物亡不勝昨游者至所與接語非類
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頰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
晚合亡減肺肝五嶽之士風馬不及何觸而聚曷剖
而解天涯比鄰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于落
月屋梁又何悲也抵前途少息欲作廣五子詩遂首

足下矣勉旃自愛視草下彤闈約數子夷猶西陌街
盃酒放歌毋謂少一前席人否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坐
上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
魁焉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爲
息足下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縻之僅令不絕
升斗祿而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
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爲厚耶薄耶干鱗且甘心邢

州牘暇呼蔡姬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爲
樂獨僕仙仙乎困一室舉翮四隅時賴歌味陶寫無
足言者人便聊以問足下更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
自愛

又

與于鱗約久欲走一介訪明卿匡廬五老間未果乃
數從除目目諸遷人獨明卿自如恠之又數夜夢明
卿憔悴風塵吾二人東西呼之不應也書謂于鱗得
無有變乎乃復從計吏下謫版矣是進不從不肖退

不從于鱗也妖夢是踐胡言哉胡言哉明卿卽携二
婦還武昌著犢鼻賣酒不然何以啖之長安中大人
橫目待明卿來曰嘻而索而手研研然固當卽明卿
創何面孔向之明卿熟計報我也于鱗自喜益甚衡
門條然不容尺屨第時時擊鮮田間從世貞卜夜歡
耳青州綠沈如雪山世貞治之且三歲耽耽惠文無
能難我也則明卿以世貞猶龍乎哉世貞乃非夫也
坐家大人次且故不歸歸後先等耳東方之人亡識
楚道者彼以風馬牛不相及甚難之衣裘二種以共

下體餘奉少許時作酒須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遷者數矣何以尚滯故事耶
僕二月間走雪上吊子與念其宦日拙歸橐蕭條不
忍久溷遂歸矣于鱗爲作徐母志銘真淮陰搏沙手
也然僕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
甫後先走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輩語真所謂
駸駸欲度驪騮前又有陳承耀文者博洽於目下少
兩亦足下同年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爲兄賴其

好飲吾始得休息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能
至夜輒爲酒人牽去幸具少宿力憊騰中亦不至出
下乘語耳子與言于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集
不知何故足下旣自巳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有
一佳物欲貢置足下藥籠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
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似少足下裁
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
爲閩中四絕足下一見便自能青眼亦何俟僕筌蹄
也新刻三種附覽冗迫不能成一詩亮之亮之

又

歲杪懷人妻其欲絕得于鱗濟上諸篇已復得子與
雪中書足破栖悶最後而足下閩使至手記念存先
君舊雅羊曇西州之慟損餉老母下逮兒稚俱辱篋
篋嘉賓刻下之資武夷一集烟霞蔚然靈運臨川之
藻末及子相嘗最遺文子期山陽之恩促與家弟宣
之始大媮快使我神王旣復循省今昔愴然內沮泣
數行下自子相公實屢遷異境于鱗鴻舉僕亦夔屈
徐生齟齬衣冠道盡僅一足下碩果不食情者何物

能令人老嗟哉嗟哉僕奉諱來忽二三載偶不卽死
戴顏稱人還以冠警奉慈顏入城雖未脫衰徑長
聲伎至人間吉禮高宴一切廢謝而餽口不禁送奪
蔬素結習牽引仍輯敝帚風蟬雨蚓候至難過吻翼
之間資人厭咲往往臨境自擲中寢忽起與愁終天
無境足避欲死不得生無一可嗟哉明卿世人見僕
具眉目張口舌緩步詳視猶以七尺見待不知其人
已非人也不然家有先人餽粥之業良賤千指頰仰
無累敞廬園池容膝之外尚可游目藏書萬卷作蠹

魚其間亦自足老僕豈逐逐腐鼠者自明卿外于鱗
子與有幾鮑叔故聊爲一言之承諭擇珠之夢此是
足下精誠所發于鱗徃徃照乘如僕不過一鮫人淚
耳閩寇近耗如何邵武雖在上游不至剝膚行省資
調兵食恐不能不妨嘯歌也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
間評騭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卽子相地下聞之亦
未首肯然僕以爲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
少有以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
輩謂獻吉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
得言具體何論化乎吾猶以獻吉爲浮未見其忌也
叙子相如是是足不朽矣明卿以爲何如癸亥稿乏
善書者僅錄近體以當面扇頭一詩見鄙懷幸教之
子與故倦游不出矣泉守周公僕嘗及門焉亦相聞
否王道思遺詩文煩爲訪錄全本相寄順甫入及于
鱗門而始見亦大恠也今幸懽然矣家弟工于鱗語
風氣日上不至落莫恐欲聞之故具示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叅承亦旣勞矣乃猶能倦倦念

愚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錄於名山志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蛾眉衡嶽不如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崑崙天柱以要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僕續尺牘及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立洩耳然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卮言旁及非類大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厦之拉邈不如椽室完整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噉名乃過自挹損吾輩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矣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奠於我太夫人又損橐中裝為不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絕句一排律伏奏之肝腑寸寸裂矣餘荅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泫然淚也已盡錯落真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得足下而三然不佞傷離于鱗傷合足下亦不勝其

合矣夫離者病獨覽合者病雙闕此在連城不無微
類也于鱗集完刻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
尚在人雌黃間其瀾伏起束各有深意巨力未易言
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
戰國策攷功記韓非呂覽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
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
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須及此意乃足砭世眼膏
盲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荏符之警得書知復
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羨或於吳興結
之陋乎哉

張助甫

屈恒恠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
家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叙遷狀便如賈長沙元通
州在眼黯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
至助世人爲虐耳八章哭奏先几宰木如和白日晝
匿清霜春零令屈宋屈體爲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

善於楚也新篇字字超越大離魔境見父真難弟所
不足於兄者深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
物者安能不相忌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
可四十篇聊以送日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効操扁
舟訪我茲事非身可決倘得遷越中或可使道相訪
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花千古事於吾願足矣足下
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無恙然何嘗不傷矰繳
也閒來思之作一大笑又恐爲天公所恠答足下詩
氣拂鬱不能佳答見父差具少致耳新刻三種推案

後可佐酒譖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強飯自愛而已

又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于用事
者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遷入固沈洋累百千言中
間所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
白事上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
真可以搏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爲時聞人
而已不佞少竊父兄餘波汗版藉賴天之靈不令入
從中秘諸先生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熱

人間之好相與彫琢其辭以爲亡論身後名卽人生
舍死亡足娛者而又賴天之靈不遂情味自六經而
下于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
知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
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
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
江寧四五家蓋日夜寘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
于鱗不以爲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
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間口於薦紳

大夫者皆不得已况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
芬肯於口固八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
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爲文如某某而貴
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是下
鼎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令足下舍此
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璧
連十五城而不易此璧難也荆山之璧連十五城而
不易然三入玉工手而不悟此非獨璧難也知璧者
難足下深於璧者矣不佞無恐矣二三友生彬彬一

時宗卿神韻道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
合作必使輕重官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
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畧爲舉之別草歌行一
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覆瓿可也藻鏡多燕葩竒日
新佇希鴻章以慰駒谷卽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
受事粗有效不以愉懌爲字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
哉何用自寬勉旃足下

又

不佞茲遂覩顏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汝穎聞月旦
當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
林豐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澁澁至淚爲瀦矣
而造物者不見寬愈益迫之又以跡弛不能問家人
產爲老母誚幾至無所容面乃強起耳此地極堪葺
拙倘以舊資故得東南一地計小染指卽拂衣矣縣
官廩不易食坐食之腹漲億欲微有以稱寒者足下
幸扣囊底智教我吳郎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
足下避言堅卧不出大丈夫故宜爾然消息有時恐
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憚僕此言太類李少卿循髮

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一笑然願足下更思之今世名豪士大夫訛骹不利時則講學骹骹不得志則談禪要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辨願足下爲彼不爲此也僕走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筴按行諸山險又千三百里時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勞今錄似一笑二尊人萬福賢弟風氣益竒進時因北風參差鳳翰爲望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毋辭卻也

許殿卿

世真不能卽死以累故人乳然在疚而念存之至於

機杼之貺何以爲報襄事畢知當稍抑性輔以棊果于鱗一篇足先公不朽矣此子杜門如昨非足下時相詣不遂木石耶老親在錮雖終風小息曠靄未消僕間五日一入侍餘時非塗炭貴門則偃蹇斗室耳間取平生篇什一二讀之差自吐氣不至作宗子相身後耳四絕句騷辨之餘音令南冠人讀之那復堪冬事定當勉和上泗促書甚迫草草不次亮之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卽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

此賢弟遂射策爲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
減驃騎也僕輜車所經漁陽令支上谷諸邊地南盡
燕涉趙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
群峯黯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
地雖戎莽縱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
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
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爲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
吏粵者未嘗不諄諄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
悵然

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

書名 周朝七名家尺牘
冊數 16 版別 103
定價 16元
編號 南字第 1526號
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製



10522